





原件短

缺卷6一卷9

俞

仲

蔚

集

十卷
十三

土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

吳郡俞允文著

序

送王郎中元美還京師序

去年秋王元美以刑部員外郎奉詔案決廬揚鳳淮四郡之獄平寬慎恤號無冤民俄遷本部郎中七月之吉將還京師乃捐書及詩曰是行也不可以無言予惟元美以先大司馬為之祖今中丞為之父中丞公方秉節鉞之任分

命何崇先生集卷之十一
天子之憂具是文武芟夷荒夷誠開天心感
愴日域元美即以寧覲溫靖有儀一時父子忠
孝光於南諸侯元美妙齡登庸雋譽清劬而天
與盛才蓄不盡發徃徃包徐孕劉出其所未嘗
有雖三言之士當之者若睹睢漁而驟失其采
游邯鄲而歸增其貌如余之偃蹇淪棄尚奚足
云而元美乃獨遺去聲耀剪剔視聽與之窮詰
極難追用陳古之道施之於言以為快然余自
念偃蹇淪棄于世久矣若復欲推而引之于道
透之中斯不已過乎况元美纂累世之洪業承
國家之寵數宜竭心公朝以熙贊休烈然後靡
容暇豫奏瓊璫之響煥鸞龍之文協之雅頌與
仲山吉甫之倫俯仰于天子之庭垂之昂彝竹
帛令千萬世無乏其美不當與偃蹇淪棄之士
高推雕蟲也於其行姑以是謝之

送趙庶夫遊武夷序

自越西南行千里始入閩閩之山水最勝聞最
勝而初得者莫如建安之武夷武夷者蓋山谿

有仙人武夷君葬處漢武帝時用方士言祠武
夷君其山故云山奧絕崖壁剝削全石無土下
枕回谿谿有九曲湍流折送行二日所始盡谿
路至是山益深負勢爭高其遐恠極無蹊徑可
下上人適閩與自閩而來者無不言武夷之勝
故有未至而慕之慕之而力不能至既至而弗
能窮好遊者咸以為恨趙廡夫邃於學而以恬
引自高又遠託慕於武夷而王參軍君美賢而
好竒遂要廡夫以畢武夷之遊廡夫喜屬余叙
其事余謂廡夫于武夷嘗未至而慕之矣今慕
之而力復能至矣其至也必能振拔穢累揭其
天標以釋余所謂向者之恨以窮其勝余甚喜
乎其為言也雖然昔吳均謂富陽至桐廬一百
許里其山水徃徃使人窺谷忘返閩之山水最
勝莫如武夷又不知使人何如耳且武夷君後
世多隱淪異人余又懼廡夫之果有合乎而未
知其返也叙以送之

送顧舜祥授四川鹽課提舉赴治所詩序

命何蔚先生集卷之十
蜀山岵岵攏東大江道徑四塞鑿山而通又聞
挾阻財容人行行皆仰側與霞闔起其下也若
從雲墜而不知其所來反視故所繇徑則阮連
谷迷如復無徑閣道離屬緣深迫高復有不測
之谿鬱鬱浮浮目不可竟極過者徃徃為愴楚
蓋古蠶叢魚鳧之國當井絡之次天地之外區也
顧舜祥方授四川鹽課提舉均輸成都嘉定等
七郡三州之鹽將行或有稱蜀道難者余以為
不然舜祥端飭而雅厚信而不薄與人敬而臨

事忠自能夷險一致而其先相國文康公又以
弘度偉望為今天子所倚重者越有年載其子
孫必不肯斂轡還車以急若事且王逸少言登
汶嶺峨眉為不朽盛事而每馳心焉何則登培
樓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湖之思若舜
祥既受命茲土而又獲此偉觀能無情乎是行
也於舜祥乎何有舜祥數欲余言余因賦此作
為舜祥申別若夫備牢盆謹衡石均輸以贍國
用而流味於四方使民知利之所利而不知有

俞何蔚先生集卷之十
害溢為嘉祥以熙聲天朝取介位紹前烈者則
在舜祥而已余不得而贊焉

送狄博士之國子序

昔漢室之盛文帝尊鄉儒學乃因秦舊官置五
經博士于時言詩則有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
言尚書則有伏生言禮則有高堂生言易則有
田生言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而後世傳業
者侵盛公卿大夫士吏亦斌斌多學之士其或
致書匡主位列九卿咸極其道而司馬遷獨著

之列傳以為儒林故博士之職于今日慎其選
上參訓胄之重非通洽高行者不得由是任焉
今狄君端厚醞雅簡質冲夷研討六籍屏居守
志泊然不屈于世務以易中鄉試補青田學官
能出其所有教授子弟灌溉溱澆者五六年而
青田今知有狄氏之學名聲大著遷南京國子
博士君於斯任也可謂克讐其文矣余友國子
生徐道潛是古而邃于學明先生之道而無所
牴牾今為狄君門人方與天下之士就灌溉溱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十
滌之下君又當出其所有發眇論於金馬石渠
之署使天下師心曲學融結陶鑄咸歸之大同
不亦盛歟于是教化之行繇內及外可以覃及
重譯天下又孰不知有狄氏之學乎非若一邑
一州之區區鑽仰而已若徒分行課日使生徒
趨趨進退於廟廡之間而無所可否則何以率
勵多士以風四方乎今道潛屬余為序以道君
之行久矣因書此以并質于君而欲進之于儒
林也

送周若蒙良醫之任序

汝南周若蒙讀書屬文四十季試於有司率不
克讐其旨以為士固因時而建功之路不一不
肯碌碌復俛首諸生間而以先世嘗受竒方入
掌上藥遂去充良醫而游襄王之府以發其所
蓄積朱弘甫文學厚於若蒙相與謀同游之士
若干人屬余為序以道其行而惜其志之不遂
也余故為之序曰古者裂土封建諸王為天子
之藩屏故置吏自師傅下逮僚屬莫不慎擇其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十
人而漢時諸王多賢尤尊響文雅天下博聞強
識之士亦莫不趨而歸之其時則有若申公糺
生入楚賈誼傳長沙鄒陽枚叔游梁董仲舒之
在膠西大山小山及蘇飛左吳八公之後之容
淮南凡此數子足稱一時之選而諸王皆敬禮
之而其國係以輕重名聲無窮焜燿王室今襄
為名藩而聞王之賢不後於漢之諸王如若蒙
之文雅其嚴君又以方伯之重碩德偉望有教
誡之素其往也必克讐其旨而發其所蓄積王
亦必自忘其帝緒之貴而接道之有禮如數子
者之在諸王時也非直以藥石針刺灸療而已
而奚志之不遂也且枚叔嘗以楚太子有疾設
七散之文以散之言太子之疾可無藥石針刺
灸療之而宜以博聞強識之士論說要言妙道
使之變度易意而其疾自去斯其言可謂醫之
至良者也若蒙從事於斯則聲名之焜燿有日
得無亟其行乎是為序

侍御史八閩陳公德政圖頌序

御史之職冠法冠衣繡衣在殿陛之上則簪筆
以奏不法巡行風俗則糾姦別蠹以肅清違湯
稜威所向靡不豫震古之所謂御史之職如是
而已今八閩陳公以御史奉使巡行鎮常蘇淞
四郡獨以為不然以四郡久罹兵戎旱潦頻仍
加之北時之歛民之凋瘵寄命漏卮不冝束以
怕憲公至之日乃遂決去准繩開張維新之化
以文德之掩昧也則弘誘以樂育之武功之急
棄也則簡稽以振厲之黎氓之阻飢也則賑贍

以聚食之天札之淫至也則醫藥以療治之戎
士之冗食也則按伍以汰除之骼骸之棄野也
則榘積以掩瘞之囹圄之煩苛也則緩罰以宥
釋之恩澤之不普也則竭忠以剴疏之公之忠
悃憂勤履道而弗悖煦嫗仁薦秉德而能冲至
於吏之貪墨有戕於民者則又不廢怕憲下享
物聽上格天心由是靈潮翔涌乎糴舟雨雪不
愆乎常候甘霖降於林樹醴泉出於川谷禎符
之應穰穰而臻方之公雅避驄之謠文紀埋輪

之奏蔑如也豈非古之所謂大賢歟公既按部
一年當復奏。天子天子嘉公之賢復詔留公
拊循誠此方之至幸也茲以十月之吉言歸上
都士民不勝感德悵慕之私某猥廁諸生謬蒙
獎掖於公是行其於感悵實倍怕品輒敢倩上
圖公之德禎而系之以頌以為使歸之獻將俾
媿美往哲垂之未今尤以見 聖主之得賢臣
政平而頌興也

送歸開甫赴長興序

古之人其傳於後世者以為非今之人所可及
皆過論也熙甫明經行古之道其為文以司馬
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後為法其為人恬淡敦實
淡湛簡素口雖不能發明有造次之才然文敏
而辨其述叙事理治亂成敗若日星之照焯白
黑不相混也熙甫雖生於今之世豈可謂不及
於古之人耶且熙甫非古之道不行非古之詞
不法天下翹首歆其風聲而乃數不讐於春官
之試往歲始舉進士第次又下不得居承明近

命作卷之十
侍之列鋪揚謨誥之詞而出為長興吏使之煩
但於簿書諍訟之間此殆古人之不遇時者也
人謂熙甫必邑邑不懌而熙甫乃絕無芥蒂以
為能自專使百姓又安致中興之功而聲名施
於後世者唯郡守與長吏也吾安用邑邑為哉
是知熙甫之賢誠不異於余所云也余與長興
徐子與善子與仁厚篤雅亦不欲為今世赫赫
之名而又能知熙甫喜熙甫之蒞其地也數以
書來言其民俗之所宜他日倡熙甫之化使百
姓又安致中興之功而名聲施於世者必子與
也是長吏與民之賢其道相濟而化實相孚非
不遇時者矣又今刑部尚書晉江黃公嘗為長
興百姓蒙其德立祠五峰山中子與屬王青州
元美撰為遺愛之文余則丹書刻石熙甫之往
也其可傳於後世者當不後於黃公余將操筆
以俟而以告子與

送大中丞觀所周公赴江右治所序

三十有三年春惟茲校夷弗諱弗柔褒其凶頑寇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十
我東鄙肆掠境內江南數郡之間靡沸而不可
解列枝緣成屠潰者相望徵兵四出海內騷然
煩費矣由是天子為之旰食公卿大夫勞於
校笑時雖日勤致討而阻衆紀威未即殄殪公
時以御史日膺誕命巡行大江之南監其軍事
以董不虞夙夜罔懈乃弛乃張建忠弼之謀奮
鷹揚之烈申弭明誓以速天伐且兵旱相乘倭
羸狼顧千里之內化為寇墟輒復剴奏大飢上
啓天衷散其廩積以贍群枵是時民安寇遏

底有茂勛報勞未幾荐有督學之命敦懿博大
之度弘碩潤粹之學進式多士聿觀厥成迄茲
十有一載然仍罹大水寇害未夷百姓流離寄
命漏剝而睿斷精專仍任公鎮撫兼之節制以
還舊邦以綏衆志公尤殫竭謨猷潛機達變不
矜不伐示德示威內輯瘡罷外摧狂醜殆於寢
關罷警而常以居安慮危榮規伏能克嚴備豫
屬者寇果以歲久弛備復凌風駕舶沿海內伺
而不知我備既素臨戰之日曾不挫刃而倭斬

俞伯康先生集卷之十一
略盡所謂隻輪無返者未之過也士女恬嬉行
旅驩通以為公真柄是文武之道施功德於民
非一事一日而已咸相與肖公之像而祠之使
無忘於世世古之方牀潔侮詩人歌之克國薄
伐揚雄頌之而乏師摸之重是公蓋度越二子
矣今天子增公之秩移撫江右將撥日以行
咸復相語曰昔公之來若渴得漿若寒得衣今
公之去是吾之飢且寒而失漿與衣也如之何
其弗思余方荷公展顧之隆而公之道又得民
之深若此其能默默乎遂叙不腆之詞以為公
西行之獻若其道大化光必當入贊皇猷比跡
臯夔魏魏中興之績工言者將復秉筆以效旂
常之書不敢贅也

濱州別駕金公五子字序

濱州公子大年四十始有子王太史繩武為文
賀之曰昔商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欲為更取
室而孔子使之齋毋為請留孔子曰無憂也瞿
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濱州年過四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復生四子人亦咸嗟異之以為濱州之克邁
種德而太史有以發其祥也時太史名其子曰
允成後濱州自名其四子 曰允殖允文允武
允揚而命其壻蘄州別駕顧舜祥問字於余余
辱濱州之知重以別駕之請不敢辭竊惟古者
名以制義字以尊名亦所以釋名也曰允成者
生而信能成其宗紹其世德且復協於商瞿之
徵實天啓其胤而俾之蕃昌也宜字之曰胤甫
曰允殖者殖者滋殖也物之滋殖於土必有茂

異之華行之滋殖於躬必有茂美之舉宜字之
曰茂甫曰允文者經天緯地以成其道則謂之
文文不惟能貴其身亦足以昭其憲於世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宜字之曰憲甫曰允武者
夫武固不可黷而戡亂定國則非武不克詩云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宜字之曰定甫曰允揚者
書曰明明揚側陋揚爾舉也君子負卓異之才
雖居側陋之中當必為顯者之所爾舉終不以
側陋而成遺也宜字之曰爾甫夫字固所以尊

名而釋名之義然德不成者則曷由以昌其胤
行不殖者則曷由以茂其譽文不賁者則曷由
以昭其憲武不克者則曷由以定其國才不卓
者則曷由以副其備是字非徒釋夫名而尊之
也而亦有規道焉今濱州五子咸穎惠駢秀而
專於學遊僞造入國子彬彬有聲是必能知樹
世業者也余遂以是字之復釋其義以規其成
以符命名之意而書其說為序云

送邑博厚菴計君遷國子博士之任序

邑博厚菴計君頌表人也頌表去京師萬餘里
累不第于春官之試直以跋涉回遠遂屈教茲
邑君之志以為邑博職在清簡日與羣弟子聚
而習焉將復益遠其學而知其詞必有合於春
官之試而後已也居甫三年君實能以師道自
任而弟子咸澡身浴德以就其模範而不敢悖
其師之教由是君之譽寢以聞於諸公間而亟
有博士之拜時或以為君之志竟不獲伸才之
大者果不獲盡其用也余獨以為不然昔司馬

遷讀功令及廣勵學官之路而至於興歎今博
士在太學參訓胄之尊發跡釋疑俾濟濟多士
率底於學以為邦家之禎所謂太平之原其在
茲乎且方今國家急於用賢其于世也惟賢之
是任而未嘗限其資三山溫公其資固不異於
君也屬以御史為吳郡守再遷而為中丞受
天子之寵命董節制之師以臨塞垣於國家有
干城之重天下亦皆知有溫中丞是誠以賢而
不以資也然其事豈遠哉今君有瓌偉博大之

姿通敏練達之識而又佐之以經術之醇雅其
施於政也必能推弘其績自著美譽以贊揚中
興之化如溫公者如是而君之志豈果不獲伸
而其才果不盡用於世哉余既知君之賢重聞
君之拜是職也然後知諸公未嘗以資限君將
欲大展其才以為君發跡之始地君行必當酬
諸公之所以望君者而不宜自少也余不敏輒
叙其言以道君之行而因以為規云

賀太學君魏濟甫五十序

魏恭簡公以其道自振於濂洛之後號為大儒而光祿典簿公為恭簡從弟愷弟仁厚克恢世業雖躬處末僚薰然以長者之譽溢於士大夫之口若古矧向之與伯華兄弟之美豈不相媿乎今光祿之仲子太學君濬甫溫醇易直和粹夷雅交於世也未嘗有詭異之行讀書為文尤能探討奧蹟剌勵不急而卒不克讐其志乃檢誨厥子並以才雋登造士之選心通而藝專識朗而志端知者莫不器異之而又歷聘名士與

之遊居以勤鏃礪之事父子彬彬劬其家法為魏氏良子弟信乎盛德之積有不誕昌其後者歟余以是知濬甫矣濬甫與余友善家邑西郭外信義里屬寇亂徙城中時從往來其仲子大用每以文字過余尤數今濬甫年五十而大用與兄大經請余言為其大人壽余生與濬甫同歲後濬甫五月而余跼蹐衡茨裒病荐至有子蓬髮歷齒惛惛不知久生之歡濬甫承世德之舊綏賢子之奉而又能冲退養真食服丹餌雜

命何崇先生集卷之十一
蔣玲卉逍遙園廬神完而氣適以永保性命之
期余視濬甫有若遊於方之外者辱其請不暇
自憂大為之喜而有慕焉濬甫豈誠樂乎遂叙
其意以復二子以賀濬甫

送董山人歸將樂序

徐使君子與為汀州時始識董君於將樂君善
画往歲因延君長興君嘗為余圖狀圖成傳以
示人人皆誼然相指笑以為酷似余余固不能
自識其似與否至觀君所為與人圖狀無不酷

似亦不必盡余之熟識凡一與余邂逅接類者
皆能使余卒然識之而知其為某也余尤自咲
生且七十九年初不自識其狀一旦乃由君識
之而歎君之善画也且不特其狀之能似徃徃
於其咲語動止無不寓之點染毫末之微君真
能出於形骸之外而得其神矣夫神不可見是
亦以神遇之也時余輒綴言贈君以優孟學孫
赫敖事以發君之神士大夫聞余言者以為必
有實徵莫不争相薦授謁君圖狀而饋遺君君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遂久留吳越間而名益著今以其地多警毋氏
春秋高即決然欲歸而別余山中衆推挽之不
能得於是某等復請余言以伸睽離之思余既
愴若之不能留而又嘉君有孝至之行非直挾
其技津津自喜浮沉而專取資於世者也乃復
曰諸君之請綴言以道其行

送蘄州守滁州石侯入覲序

天子四十有一年春正月元日惟大朝會羣牧
畢至考其行事殿最黜陟之以教勸沮由是蘄

州守石侯將奏最 天子其僚友吳郡顧君舜
祥與古歙李君元峰方佐侯之理事必受成於
侯乃集以侯之弘風長譽辟猶雕鶚之厲天區
舟楫之汎溟海而其最于法當陟懼其去而無
所模範也舜祥乃遺書千里屬余為文發其所
以願慕於侯者且曰嘗出余所為文示侯侯即
喜其有合於古願非余之言亦無以有合於侯
私竊媿且幸焉而不敢以辭余惟吏治之近乎
民而能興利除害還澆使淳者惟郡二千石與

州邑長吏而已故漢宣之世特重其選稱為中
興今聞侯有夷雅端粹之德而持已廉公臨事
敏察決訟不為苛細巧劫之法而獄無冤聲歲
賦有期租無宿負屬景王之藩道經于蘄供張
之費數以萬計所至郡縣罷於奔命而侯調度
有經每事豫集吏民皆安舒不知有紛張促迫
之煩侯亦蕭然洗手奉職而罕嘗自矜其能侯
真賢哉矧侯博學嗜古尤以經術緣飭吏治俾
民獲其利化醇而俗茂即中興之良吏無以加
也其往也必得上最以膺顯擢固不當久留於
蘄然蘄之民將復有上書留侯者使得賜金增
秩久於其治而侯之來又可指期以俟舜祥姑
無有邑邑於懷者敢輒書其所聞為送侯序以
復舜祥而謝其所以遇知於侯者

送浮梁吳先生之任海寧序

凡士之舉於鄉會試禮部登乙科及下第者選
授學官三年法得再試唯選轉它職則否國家
將以博采天下之賢而亦以賢者之不必盡遇

於一時也浮梁吳先生之不遇於時也為學官
於茲者二年矣側聞先生之於學也旁采博綜
研幾極原日未嘗輟觀於書先生之於為文也
含精漱腴搗藻擢穎煌煌乎參衆妙而獨得且
貌恭而氣柔言確而行敦不飾矯以拔異不取
同而委隨學者尊之齊其進趨方將崇弘濟乎
人倫行當賈勇乎甲科奮巨鱗而縱溟漲張勁
翮而乘積風辭尺鷃於蓬藿謝涸魴於潢汙誠
以先生之賢殆始不遇而終遇矣屬者監試嶺

表甫竣事而遷先生為寧海令而又平限於法
之所不得為以讐先生之志余由是益歎賢者
之不盡遇於時其遇者又未必盡如先生之賢
也且寧海海壖下邑島夷出入郊坰之際師旅
之所蹂躪百姓駢跡而錯處其間如是者而乃
以先生居之是猶驅驥駟而服鹽車也雖然賢
如先生其於民也必能興利去害以覃安瀾之
化弭境外之侵垂功德於遐迹曷足為先生少
哉余弟允濟承先生之德教乃徵士大夫之工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
言為詩歌以道先生之行余素叨先生之知尤
知先生之道光大始嘗以為先生惜終又以為
先生喜遂書其略以引其端云

送朱憲曹赴閩臬序

言山川之勝者必西至蜀南至閩至粵始極焉
然皆去中州數千里而獨閩為近閩雖左控溟
海右連百越而水陸道里之險阻于蜀粵惟得
其十之一二焉故凡仕宦而至于閩者稱為美
任孟春之吉憲曹朱君受命選部將南轅閩中

相與之士勝饑盛集具美乎詞余既辱君父子
之知而媿無以貺遠輒敢申之以言而且以見
君之是行也蓋不特為美仕而已惟君以文雅
貴仕世其家自唐以來千餘載而于今尤為最
著元兄太宰公有厚望為朝廷重臣端鎮雅俗
子弟生而承馬奕簪纓之舊不知有黼績梁肉
之榮咸恂恂有萬石君家法太宰之尊府侍御
公君之伯父也亦嘗按節閩中德刑之政決於
來茲而君又以馴謹貞固之道克實敦茂出其

密畫贊是憲府以為賓僚之良必能光紹休烈
以永永稱賢者豈特美仕乎云哉若夫山川之
勝雖不欲昌志乎盤游當自得於豐暇閒逸之
餘以發其歡愉溫麗之什他日有道余以闕之
事所謂知吏事而能文者在君而已若曰不然
吾不信也

贈大雲菴雲上人序

釋氏自如來初未嘗與中國通而迦葉摩騰及
竺法蘭始以其經來至于洛下迄今已二千餘

季其斥而闢之者不可以數計然而王公大人
以至秀行高德之士往往猶依慕而尊禮之者
何也余以為釋氏之所以異于我者固無足論
至其為道真能絕嗜欲出死生了性藏仁冥真
隨順而與世之矜榮誇權競險鬪進經營毫毛
之後辟猶重昏之與朗照若釋氏吾庸盡斥而
闢之耶此其所以同于我而能使天下依慕而
尊禮之者非妄也余性多妄執而與時侵違獨
于釋氏乃喜與之游蓋將嘉其所以同于我也

若雲上人者服道於本郡之大雲菴大雲為集
雲寺之別院廣陵南國之故趾寶曇法師之遺
塔在焉地狹偏與景育幽竒古格交清添池環
映信禪刹之名區也余與集雲性公為方外交
餘二十載去來往復必經行焉且上人嘗師事
性公智源慧辨兼闡藥方法趣玄超旁舍風雅
有若斯人雖未必盡通其道殆所謂釋氏之秀
也夫既以其地之勝而復有其人故余尤喜與
之游焉郡之諸寺都緇缺負久難其任而上人
乃權示應身屈領是職于是文學之士與上人
游者咸以為上人之為是也必能慎攝律儀堅
持教戒依勾圓脩應形殊對演一音之教開六
道之遺者矣豈徒然而已耶而吾凡與上人游
者於言不可廢且以余能知上人與其道之非
妄遂屬余為之言以寵其事

水東日記序

水東日記者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之所著也
其書專於記事覈古綜今關諸軍國弭為通博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書凡四十卷以其書成於淞水之東名為水東
日記云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也正統十年舉
進士拜兵科給事中英帝北狩六師陷土木九
月郊王即位虜益屯逼都城公時屢奏封章時
當世急政尋轉都給事中山西右叅政監督宣
府糧餉兼管屯田獨石馬營等處軍務公方有
功於邊以父憂去戕英帝復起公喪中令無遂
服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至則徙征蠻
府梧州兩廣接比要害處以制外蠻通鹽利令

商賈得出境市鬻憲帝即位轉左僉都御史巡
撫宣州公至益開田歲歲增倍買戰馬千八百
餘匹繕治屯堡七百餘所上嘉公忠勤且錄兩
廣功賞賜甚厚遷禮部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
郎卒賜諡曰文莊公精剛經術練達制度廉恭
孝友兼體數罷當版蕩艱危之秋而尤能奮忠
言嘉謨以匡翼其主自初官通歷三十餘載更
事三世凡國家大議無不關決於公眷遇甚篤
然位不滿德年不迨老而諸公咸有不盡用之

歎公生平所居潔清門無雜客惟購書萬卷曰
耽玩以自頤殆廢寢食故其宅所著述於諸公
為多公之玄孫公煥文雅醞藉能遵其祖德因
出斯藉屬余題叙其首遂謹述公之豐功偉德
被于當時而足以儀範後世與著述之所詣匪
若閔誕破碎以廣異聞而已

徐相公少湖榮壽詩序

皇帝三十有二年相國少湖公壽屆五袞某月
某日粵惟誕降之辰某官謹合郡邑耆紳之良

某等相次為詩歌以致遐祝以某辱公之知命
為序引不獲有辭起而言曰華封之祝聞于記
傳眉壽之什列于詩篇展義陳詩有來攸尚今
少湖公人倫龜玉朝佇龍鸞粹朗清夷宏通恢
裕休聲播物俊德在躬久攄啓沃之謨上協都
俞之美出入華殿師長翰林年甫艾期任隆槐
位天之所賴帝是用休維岳嶽嶽昔表降神之
慶維公赫赫日臨生甫之期丹萸全舒振柔莢
于春甸綠泉初滿媚泫景于芳原欣萬象之榮

俞伯崇先生集卷之五
光采九臯之秀色關合紫氣呈潤黃明闢華堂
以布筵汎霞採而極宴承雨露之殊渥睹鴛鴦
之充庭過妙響於行雲招長繩以繫日亦既醉
止于昏樂兮况乃臺躋黃金挹高風于千載京
居白玉襲勝槩于三山熊經鳥伸不尚延齡之
術巖棲谷隱未為探道之精蓋將燮陰陽以若
時贊化育而成務于彼黔黎之衆共躋仁壽之
區斯誠屬聖主之欽明所以遂良臣之樂事迺
惟廊廟述敷瓊玖之詞遠及江湖迭奏寶箒之

唱盡寰中之盛典致天下之傾心無謝古人有
如今日某等既辱公知又重其請敢以先馬拱
璧之入操斤郢匠之明用約餘言編之右簡

平黎詩序

黎故蠻別種也去京師萬里在南海中其地多
高山巖峒迳道阻阨危害不可羈縻而致其最
獷悍者惟羅活不與他等羅活東抵榔温西接
岐獠南襟椰根北枕鷓鴣廣延可三千餘里而
瓊丹崖萬四州外環其壇十居其四且以絕遠

命何崇先生集卷之十
兵不能至往往剽殺將吏惡累罪稔逋迤天誅
者四十有餘載今天子即位之二十年秋乃詔
征蠻將軍安遠侯柳公珣帥師討平之仍命兵
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蔡公經節制中權參
戎將軍程鑿等為偏裨大發兩廣募兵十餘萬
人分道並進粵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兵畢至
羅活諸峒大破黎賊斬首數千級餘皆走陞阮
谷間死者以萬數至明年春三月十七日而師
還是役也後軍督府司教詹子中以秘術從征

安南事平復辟在柳公幕府參定計策而四會
覃騰堯者時志以拳猛義烈散其所聚數千金
與子中募壯士出死力破賊與子中皆坐工功
而騰堯舟覆竟溺死海中未幾而柳公又薨于
是子中騰堯之功遂不復錄故子中情激痛騰
堯以國事死終無以自明乃上書 天子刀筆
之吏又抑蔽而不揚至今十五年矣士大夫聞
子中者莫不為詩歌嘉歎之而子中要余叙其
本末子中伯父與余善知子中從軍功多遂為

叙其本末且令後世知圖難忘死者功殊域有
子中與騰竟也

平夷倡和詩序

明興垂二百年天下厭于承平守衛寢弛民罕
習兵今年春閩海巨賊南連羣夷剽畧得氣遂
分其衆浮海東行進攻太倉上海所過燒燔積
死彌野百姓奔竄無所歸命聞賊能鼓刀如飛
多以銳兵要擊取勝于時鷓冠袂服之徒皆噤
閉蹙縮莫肯出關時惟郡別駕任侯素以儒雅

自飭一旦援梓誓衆奮其忠勇以為賊勢甚銳
即不能困後誠難服遂提所部士卒數與賊遇
且馳且鬪日夜嘗數十合然士卒散弱每至阨
厄而賊亦稍稍遁去侯時身被三創益慷慨未
嘗少沮以為兵不勒習無以立懂乃專勒習士
卒與共辛苦所受犒勞輒分賜之且以祭死事
之士侯性不習水險親擊櫂大海中以壯其氣
戰罷引軍還壁侯獨單騎馳射為士卒後嘗有
生俘抵鬪隸足侯怒立抉肉啗之以此士多感

激樂為之死故侯是役曾不幾時而散弱盡為
勝兵萬夫熊熊齊其心脅以謀則順以戰則克
賊衆挫衄力盡東鄙而又能焚賊寶玉以肅威
稜分功戎臣以辭上賞此其行事過人誠不世
出也且侯嘗移蒞岷山所居茹蔬飲水無異韋
布片言剖劇洞若神明庶疑少息而侯實惠愛
是以侯每過傳道經茲土士民徃徃感泣喜侯
來歸願復留侯居守內地以至兒童稚齒皆知
有任侯之賢人又言侯前嘗領縣其民皆刻石

頌德今侯於斯其功烈又如此漢之循吏莫如
黃霸而不可使之將兵名將莫如李廣而不可
使之蒞民而侯則兼之侯誠不世出也以侯之
賢行其議於朝廷之上必能揚武除暴俾獮夷
泥首遷情示天下中興魏魏之業而濡恩澤于
無窮惜其兵微用卑日令與殘寇角逐驅萬
死之地縱侯忠勇不世其于盛天子用賢之意
豈不謬哉昔公孫昆邪猶能以廣泣請武帝方
今有氣力者不少卒未有以侯名聞於上者何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十
七九
哉比太學生紫秩京兆尹公季子也端謹好義
能以侯所為軍中詩傳諷士大夫間聞者無不
欣忭起立以為雅歌之遺遂相勉次韻為詩生
因合為太冊仍屬某縣綴其事以申願慕之意
竊念其疵賤不宜以枯槁之辭荒穢鴻烈誠以
旂常竹帛之書庶必符於今日而亦以醜鷗冠
袷服之徒齷齪竊祿位以自得而不知愧者

周憲王所模蘭亭序

周憲王所模蘭亭凡四種而豐若以為此五種
皆王所摹不知何也今所謂唐模賜本即太宗
所得辯才本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
王大臣者於時詢摹特為逼真即勒寘禁中以
故人罕傳搨石晉時為契丹携往流落定武慶
曆中韓忠獻公壻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示公公
索石李遂瘞之地中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時
守定武以石代輪匣寘藏于庫熙寧間薛師正
出牧求者沓至乃剝別本應之子紹壺又模之
它石剝損古剝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而定武

俞允恭先生集卷之十一
蓋有三本矣且古刺字微帶肉今所傳有肥瘦
二種尤延之謂瘦者真定武王順伯以肥者為
真定武而肥者今亦無劉損紛紛似無可據褚
遂良臨本則一在同州一在歸德同州本後有
延陵之印而此則歸德本也休寧金君偶索書
其後姑述其始末云

居庸詩序

居庸詩者給事顧公之所作也公名存仁字子
竒嘉靖間舉進士為餘姚令以治行擢拜科

給事中到官不握齟同世之毀譽言事多持
朝廷大體世之所不敢言者而公始言之公剴
直忠勤無所顧忌不言終不已也故卒以言事
謫居庸而此詩乃居庸時所作恐歲久散失曰
命某校勘褒集之仍題叙其首竊惟古之為詩
也本以言志也故觀列國之風可以知其政治
之興衰觀一人之什可以知其性情之邪正非
務為靡麗取飾嘗翫而已公之是作也因事附
詞因詞寓旨大抵詞暢而旨遠雖竄身羈離之

俞允文先生集卷之十一
俗環寇之區而未嘗有嫉憤怨譏之詞觀公之
詞可以知公平生之大節處艱危顛沛之中能
不失其情性之正斯誠不謬於古矣其不敏輒
述其大略而為之序

荆谿唱和詩序

震澤之西有荆谿焉谿之上有連山從橫絕頂
與壑積咀負勢愈深愈峻蛟蛇龍魚虎豹麋麕
竹樹蘭茝宗生族聚而神魂恠魄淋氣靈精雲
蒸嵐飛蓄洩雷雨萬狀不可名究恒杳若世外

徃徃隱人秀士咸喜託跡而遊其間既遊而出
猶蹇蹇不釋其膝於心必為詩歌以發之余嘗
至谿上留旬日惟得詩三篇卒不能竟其膝而
還比上海顧舍人從義字汝和為谿上之遊亦
復旬日所與唱和詩乃至百餘篇且其緣事附
情鈎竒抉豔多出意外之語以相取高而未嘗
見其乏思余讀之津津乎獨神馳乎是遊而媿
其才之拙也于時與汝和同遊屬而和者凡七
人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人姚昭字汝晦董望陽

俞伯龍先生集卷之十
字子元馮遷字子喬朱察卿字邦憲姚遂字以
良姚遇字以奇皆同縣人汝和方詣京師以書
附子喬邦憲屬余為序而以未獲接顏為恨余
既嘉歎汝和之才彦而又猥加意於余不敢以
辭不敏遂為題其首而名之曰荆谿唱和詩云

題梁伯龍遊越中詩後序

余嘗以為遊亦有二道焉而皆寓乎勝其于道
苟茫然也則雖登太山履日觀未嘗不若遵平
壤而行墟堞間罕到其脰之一毛也果何勝耶

而山之勝固鬱然也是勝嘗在山矣雖然余好
為名山之遊久矣而卒不獲一至焉吾嘗夢而
遊焉真若凌千仞之崖而逐乎雲嵐之表時固
未嘗有山也而勝果在山乎是山與我乎果孰
勝耶且吾未始遇乎山而徒以夢得其勝是揆
吾之空勝以超乎實也若必待與山遇而勝始
出焉是又以目勝也則不若吾夢之猶有神
之說者存也伯龍嘗有是勝而卒遇乎山以發之
而又有藻蔚之什是能合其勝者伯龍真能遊

俞何巖先生集卷之十
廿三
矣夫既與山合勝而即未能與之忘焉是猶有
勝心也勝既合矣而又若向者之遊焉而未始
茫然也則坐進乎道矣

贈王按察伯和序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於
一塗天子仍有徵召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
辟或從事能高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於經
羅可謂至密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
不遇之歎方今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

止甲科而徵召絕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
往往至於齒危髮秀偃蹇摧折蓬茨堀堞之下
罕寄一命以攄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蘄通
將無弗為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
之資持端雅之度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為英
詞以希世榮者有日而與之齟齬改隸太學爭
雄六館之士而率亦未有合焉會屬者 詔下
太學生有能以貲贍國即無論年資輒為破格
受職咸以為士之不遇於此而遇誠不世之典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
也伯和乃屈己應詔得按察知事其姻梁太學
汝掄將往賀焉而問詞於予予曰漢之文學莫
若司馬相如其始不遇也亦以貴為郎孝友莫
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士之久困而乍逢
其時不當復泥於一塗有若伯和之賢宜以科
發而此典特為非常雖非其志殆所謂不遇而
遇矣王大理允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紆組
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
也伯和嚴其家聲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才以
施於政必能亟起名蹟紹其休聲自出繩墨之
外端在於此伯掄執余詞以往其誰曰不然已
而曰然遂為叙而書之

華陽館集序

夫文麗昭天地之象辯名物之數闡皇王之道
通神明之幽而敷為著述比興之作章施制度
遵宣民風積于中和化成天下而文之時義大
矣然亦係於運之盛衰氣之淳漓才之偏專各
因所長不能兼美苟能兼之而使之彪炳光耀

于世稱為偉人者厥惟大中丞江右賜山公乎
嘉靖中公舉進士授宰吳縣以廉平理劇政以
慈惠撫惇黎以察敏剔姦蠹名蹟懸扇旁邑歸
高三年拜監察御史秉憲不阿謹言所奏關決
大體是以天下服其節鄂遷南京通政司參議
喉舌之任公有餘局既而出司文教士得師模
顯蒙開通鄙吝滂灑濟濟興行咸就中庸恢儒
之風播于羣聽累陟太僕大理少卿明慎端審
務在哀蠲國無冤人有臯呂之理尋轉御史中

丞保釐東土糾督諸部不為吐茹振其紀綱以
肅違悞比者夷寇深入海壖復肆劫掠數年以
來荆棘之野未盡安息重罹寇害靡所歸命公
忠憤惻中建牙海上簡稽偏帥程寸量力出其
驍銳口授成美溘發號令電閃霆擊揭竿而掩
之曾不淹移孑無遺醜腥沫澄晏萬里安瀾畎
畝恬嬉以奠常業而公猶不敢自伐益固險備
救寧其民 天子特嘉公勤勞寵賚增秩仍留
舊任用光治久化成之偉烈於時和門寢闕政

府優暇愈益研味經術游思文藝以極著述比
興之旨故凡平時感物叙事講德匡時登覽餞
勞為詩歌賦頌答問條教之文若干篇編次共
若干卷勒為華陽館集蓋託名於嘗所游居之
所見雅志焉而授簡某為序自某與弟某為諸
生時謬辱公之遇親濯其泥塵於稠人之中加
之拂拭使改視焉幸皆叨第接跡朝倫庶幾竭
心公家以毋為公羞故受恩最深承命之日雖
復逡巡辭不獲已竊惟公稟純懿之器蘊知達

之才包潤邃之學遭中興之盛立政立功固不
以文飭之藻身華國而所謂典謨雅頌鴻釀渾
噩垂世作則者公皆根緒索源得其歸趣不若
幽人畸士呻吟哀怨以發其噎鬱無聊之思於
烟雲草莽之間偕時泯沒而已而公之是集也
豈不偉哉至於公之它時近侍顯尊柄用文武
與三事弼亮黼黻皇猷敷大宥審彛鼎之詞又
非今日所得而濫述也

青蘿館詩序

俞何榮先生集卷之十一
嘉靖間余友徐子與以進士初官刑曹即有能
詩聲故河南按察使濟南李攀龍山西按察使
吳郡王世貞于時同官遂相砥礪聲益藉藉起
矣處士臨淄謝榛故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
為吏部主事荆楚吳國倫為給事中故刑部主
事嶺南梁有譽皆隸京師屬附之各竭所長以
出雋語故刑部尚書吳興頤公應祥甚有重望
善鑒人倫以為數子者並足馳騁古人當世不
能儔也數子者亦復知余子與後自刑曹按獄

吳中特枉車騎歡猶平生禮出度外子與貌敵
而氣和神逸而機清言辯而意舒愛博而仁至
能令人出肺腑而不自疑予謂子與於人將無
不歡然交通也然耿介之操未嘗隨時訕毀之
聲得於異已尋出守汀州復補汝寧守左遷長
蘆轉湖廣按察僉事今為雲南參議由是溯大
江汎洞庭浮漢沔出夜郎太華點蒼之竒峻昆
明洱海之遐僻殊無隕葉冬有蘼花絕地窮天
之勝恒落於荒憬幽渺之區此惟懷才羈離之

士能專而有之子與曰是遂得徜徉寓其勝於
詩以泄其憤懣難平之思而往往每出於常言
之外新都汪惟一師事子與嘗繕緝子與所為
詩自初官以迄于今刪取若干首勒為六卷名
青蘿館詩梓之而屬余為序惟子與知予知子
與者亦莫過於余乃為之序曰夫道麗事而見
事曰時而行事不行則鬱於志志不達則昌於
言言之昌者為文文之約者為詩詩固文之蘊
也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非

卓犖之才不足以贍其體非玄解之會不足以
究其本而子與之為詩清雄冥暢穠潤秀逸遠
有所託近有所懷興文成篇意無乏緒故知事
適其變而言出於常理會於玄而才究其美昔
詞英諸公若梁之任昉丘遲沈約吳均陳之沈
炯唐之沈千運孟郊錢起並遞起吳興而子與
乃生於千載之後誠能馳騁其間斯亦豪矣即
數子者又曷以加諸因論次為序而題其首子
與名中行吳興人

贈邵武太守江右古華賴公滿秩留任序
漢史稱宣帝能重守令之選且令久任以盡其
才而百姓皆相安其治故其時多循良之吏豈
為中興乎 天子明睿濬哲冲年嗣位三事弼
亮日圖至理以臻中興之隆而守令非選賢莫
居由是江右賴公始以某官出守邵武夫邵武
地周七閩有連山複澗之阻民俗狙獷而又經
寇害瘡痍之後勢尤難為惟公之賢而為邵武
也以端毅通亮之資包潤懿淹博之學開廉平

簡直之度加之以聰麗練達之才准古酌今首
程保約之規不使其民之淆於俗濟寬於猛繼
立條鞭之令必使夫刑之協於中其折獄也應
物以誠固設鈎距而羣情自歸其摘伏也臨事
致果不施巧劫而大猾自屏春行於野則朱旂
暢轂悠悠戾正以省不足之耕而農以勸月試
諸生則青衿玄弁濟濟相趨以展有餘之學而
士以興以至剔吏胥相沿之奸損共張無經之
費刺期賦歛均一徭征繕葺關梁更治道路周

命何庸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十一
丞掩骼夷難拯災凡事之有利於民者莫不舉
而行之有害於民者莫不決而去之矧我愷悌
之風反其狙獪之習扇以煦嫗之惠泯其愁苦
之心行之三年郡以大治惡無不瘳善靡不彰
境絕寬民廩有餘積財用肅給札瘥消弭古之
所謂循良者何以加諸昔家君嘗守茲郡庶亦
克勤厥職從民所安時丁寇艱而屬縣泰寧光
澤未有城守悉為經畫以固險備牧寧其民然
去郡已十有餘載莫就紀錄而公獨追討舊績

創建三祠至方之國僑名父褒人屈已永示民
則此又公之與人為善之大公俾士大夫之事
業不湮沒於後世殆非循吏姒姒者之所及也
公今滿秩復還治所其郡民知某州事陳君謨
與吏民咸喜公之留得久被公之化而欲公之
鴻名長譽昭灼遐迩不遠千里請言于余余兩
獲覲公之光儀載獲聞公之美政非常而結於
人者如此其容以不敏辭敢輒綴言比之謠頌
以復其請以慰悅其吏民愛戴之忱抑恐治久

俞何原先生集卷之十
化成遷轉非次即攀轅臥轍之叟尚何能滯公
於一方邪穹碑岌祠表遺愛者自可計日將復
垂筆以俟

薄䟽書序

夫假言以通心莫尚乎尺牘所以申獻酬便注
復也而或稀闊數年曠隔千里慙慙綢繆之旨
皆撮叙百言於盈尺之牘欲使之見事識情以
次言面之歡誠文辭之不可忽者是故其體質
其辭簡質貴覈而暢簡貴要而精太質則鄙大

簡則踈除其繁復以出殊采尺牘之旨也陳遵
造次口占百封古今美之亦意足而止豈在於
冗長哉至有鴻才巨筆而於尺牘多忽而不脩
若卑於書記之任斯為劣矣吳興凌玄旻文學
奇分天出雄志邁倫研百家之言摘瓌麗之藻
而於尺牘尤極翩翩積久成帙命之曰薄䟽書
按漢書應劭注赫蹄薄小紙也今稱薄蹄蓋互
言之即尺牘之義也玄旻方剖劂之而以書屬
余序引其端友人王百穀復言序玄旻書者已

俞仲山先生集卷之十
十數餘家而以不得余言為少余言豈誠足為
玄旻輕重哉不能辭遂書以歸之

汪禹又暨元配程夫人六十偕壽序

新安汪君禹又嘗見余所為文若詩于其同邑
程于行氏以為有合於古不類於今之人去年
春遂垂扁舟訪余敝廬又以余不為浮言譎行
以要於時留一月始別去其後連得君書殷勤
綢繆忽若晤對遂不知與君有千里之睽遠歡
踰平生焉竊惟君性姿聰辯博綜經緯窮搜子

史百家之言為文刻意司馬子長比興之作尤
翩翩殆無乏思比為諸生時即起長譽及隸名
太學而司成秦公若陳公范公咸推重之不以
時之齟齬軒輊君亦自以為然一時鉅公如
司馬汪伯玉中丞方定之方伯江民璞山人陳
達父王仲房与為石友益弘通人之致狹世之
近情放跡于黃山白岳間萬曆改元 詔徵賢
良長吏以君應詔敷辟不就視之蔑如也君真
賢哉而獨不遺余之疵謏而過為獎飭是君何

與人之厚一至此也且程夫人為少保襄毅公
之後出自名族夙標懿範為婦能去攸遂有蘋
蘩之美為母能均異出有鴈鳩之仁中外推賢
允堪女憲而招胤懋孝神情醞藉藻思清越流
聲士林克闡義訓今君與夫人偕壽六十數當
一周將舉觴稱度金子志溟君之館甥以余叨
君之知特謁余為引祝之詞夫以君之賢九應
南都之試不登夫薦書抱成藝而無所施於世
夫人之替德而不因以顯畀於彼者必豐於此
其躋享遐考永綏厥養天實有以祚之也祝之
宜也其何能辭輒復綴其言歸之金子用申無
疆之祝而書之為序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吳郡俞允文著

記

遊馬鞍山記

崑古婁縣縣之山馬鞍良次形勝旣麗不類土
俗敢驕奢華歲向春鄉里通衢之人闔戶以往
才豪強梁巖以相勝窮獨貧賤賴以為日當其
時人有羸者矮者癡者瘖者跛者羶者口嚙者
疥疔者聾者耳偏枯者眇者瞎者矇眊者牙黃

者峻類者髯如施朱者肥豕腹者韋條長者鼻
斃削不彘鼻穢者口耳缺者廣頰突脊項禿疑
鬢者首縮而足掘唇掀而齒豁者面五色具千
恠萬象或數疾而同一人或數人而同一疾如
是之人老幼男女蝟集蟻擁或羣而嬉或列而
行或拔距走輶或張春恭輔或喜相奔逐或怒
相搏擊或提嬰挈孟絡盛壺餐或邂逅交游扳
連而往或握手道舊或倚樹歌咏或乘興而至
興盡而歸或興盡而歸援之而止或以事牽道

經而游或以遊至事牽而返或戲譁人貌或滯
稽射遠或恃勇乘危或反接特行或喘或溺或
嘯或笑或坐或卧或俯而僂或揖而讓如是之
人不可殫狀山行郊游巷集道隘當其時人有
鮮好衣服張蓋擁衛矚目呖唾擬于王公伎童
雋妓曜色增態挽袂憑肩迎風掩笑千聲百氣
弄影驕豔抱鼓振金鳴絲擊筑羣呼聚飲列炬
而還如是者才豪強梁也翠盞金璫朱衣華裳
拂擊目睛五色並輝足若蓮瓣輕盈點石刺莖

鈎蘿丹碧支裏數步之內香澤啞人左右侍女
前呼後應人莫敢仰坐口評論如是者皆才豪
強梁家也夾道驩呼笑罵騰踊卒然之間日不
及張遺簪墮珥破襟絕襦婦女鬟髮彷徨孤立
日落神沮垂首斂色如是者男女交錯也其侶
聞之莫不蒙羞疾行自謂至此死有餘恨乃今
屏跡然猶有不畏者牽引乘攜左顧右盼長稱
故道迷復環視肢體皴腰胛石束芻髻秃缺鮮
塗澤衣服故舊不相掩覆解衣市物且唱且行

如是者鄉里貧賤也牲酒羅列揖跪拜立但恨
無地先後卜祝吉者欣然凶者復續灌酒謝神
焉者圍立禱頌唱至盆盂高下一人迴旋莫可指
画如是者歲省廟祭也牛牽馬驅鬚鬣行隊恃
力扛石從事野燒競走益薪超烈越燭爭占為
能如是者牧豎也數十百人攢一短褐閉目捋
鬚搖首檐舌語言若注不喫一字解衣散錢者
為王公媪佛諸天者為馬牛愚頑無知憑依若
神如是者浮屠也曲席結合圖形繪象衮人穢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一
夫極口稱道其狀與浮屠等者皆星士望氣人也無賴男子駢肩鬣足衆口交唱一肯之內山崩谷沸反走却避豁然成路如是者毬擊也白眼嫖罵足釐不前偃臥隨道者游人醉也黃衣搨緇尼僧道士也幅巾厥襖武藝術人也屠酤酒肆星紛豆貯乘軒弛擔植然梗道百色之人莫不投業巨為盛事人聲鳥禽相和烟日風火焱發續續紛紛文章章具一肯觀豈不偉哉俞子往觀而嘆曰韓子云脉病而肥者死今之

天下疲癯殘疾熒熒孤苦破衣敝屣盡無斗粟日暮無食談笑自若數千百人罕有出此皆沿習成俗猶敢驕奢華是亦脉病而肥者也何豪貴豐顯作一大官以囊橐計而視以為樂悲夫

冷然亭記

汝南周若年既植嘉卉珍木於園中中為樓館亭池使相映帶而亭西之隙又種竹數百个其竹俯然林林宗生蒨蒸竦直特揭天表其節落澌踈淨如含新霜如新解籜其影擅欒隕池水

中顛倒上下與它影相涉重重如畫雪封其枝
月漱其根自樓中望之又滄若翠羽沉霧攢青
控白汎濫不止余以為園之勝皆鍾于是竹而
若年以為時當大火炎雲高屯黃神嘯吟於裂
霄黑蟻襲匿于重澗辟猶大鑪烘灼靡届不爍
垢汗沐體悒悒不怡而遂之竹所偃息其下仰
視高葉密若編英霏霽雲布躋于厚陰欲日光
不得而獨有風冷然後之不覺體便意適煩紆
為之解朝醒為之析而遊于清涼之區也是竹
于盛夏有知益焉因復為亭居之名之曰冷然
云其亭方不盈丈而欄檻周施可列坐五六人
屬余為記將刺石而臨之壁間若年好讀書為
文有竒思今稍出其竒于一事之微遂能忘地
之隘移天之時而不羨夫淇園之廣山陰之奧
也其事之美不可以不記

九龍山居記

出無錫北門行五六里有山曰惠山其形有蜿
蜒起伏之勢故又謂之九龍云山亦不甚峭拔

而其下長松茂林蒼蔚葱菁蕭若積黛遠望疑
不可入山腹吐乳泉不見其流而石池涓涓日
數百人汲之不竭尤甘冽能使茶味良即陸羽
茶經所謂第二泉者也尤艸野為山居其麓乃
得據山之奇勢取居之中為堂五楹而堂之左
為崇閣其後為精舍居之隙復為亭榭而又申
之以竹木浮之以陂池經緯合折繚轉相屬或
高敞而舒或奧密而幽可以臨觀可以游棲入
其室則翠巒白雲殊秀清溢時隨几席間真足

以娛目暢心眇然與造化者爭鶩於埃壒之表
而不知其居是室也昔謝靈運述山居之美麗
而事過於煩仲長統徒有願言而卒無以副之
今艸野實有其勝而無過煩之累斯居之善者
也且艸野先世宋禮部尚書文簡公者名重當
代自稱遂初先生嘗為堂讀書山中已遠不可
考艸野追景世德悼前之遺乃復署其所居堂
曰遂初茲不特專事乎游觀而已艸野闔達有
雄志嗜古博學方復潛精於此以弘詣其極而

命何處先生集卷之十一
致其大用於世此亦豈料野久居之地耶料野
書來請志於石故志之

西野書屋記

休寧有連山連山之中拔起而溪秀者曰岐岐
之西有璜琅二川之水折而合流曰汭口其地
風氣鬱茂清泚程子行氏家焉稍去其家之西
地益勝而野延眇連山則峻嶺峭壁攢青接翠
出於天標又如高濤恠雲奔湊感背靡有斷絕
昔子行之先子汝義喜茲地之勝遂滌蒼蘚剝

磽确决沮洳使就夷曠為屋數十楹以藏九流
之書命之曰西野書屋其前清池漣淪澄瑩玉
潔池之外匝以平疇果園其後古松千章其傍
脩竹万个昏旦與連山一色氣候變狀雖善画
者莫能悉其變也不遠舊廬別出新賞人跡罕
雜囂塵不來而汝義時讀書偃息其中間嘗為
詩歌以攄遐思散沉滯求六義之所歸余雖未
識汝義汝義其賢者歟汝義沒後二十年子行
懼屋久傾隨時為飭而新之而乞余為記以述

俞何先生集卷之十一
先德必使傳遠若于行而豈不謂之賢乎余聞程氏自唐都使澧當黃巢之亂集衆拒守始徙家汭上迄今三十餘世子孫益蕃衍而多賢今觀于行父子其不信然哉遂為之記

何翁先生集卷之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傳

何公傳

公名正緒字克承姓何氏其先閩人宋時徙會昌白埠家焉公仁厚樸直喜立名節公歿季弟正約甫十歲伯兄正纓有遺孤亦尚髫髻公憐之力為撫育友愛備至比壯任事乃悉出其遺產及所嘗自致貲財殆以萬計各令自裁取不

私一錢親舊有急輒復相為假貸年五十時虜
數犯境公輸粟餉邊詔特嘉之賜以冠服能退
讓以彰義聲公家世稱右姓然夙遭閔凶公身
自持其家日夜籌策益拓其產起富而恂恂備
飭不欲隨世俗競為侈靡邑令高其行召以鄉
飲亦固辭不赴會昌介閩粵東鄙積阻多盜賊
往往負毒弩竄伏林嶺間公嘗被掠盜驚謂曰
吾聞此公素長者釋之其累行積德雖至累能
感服如此生卒雅嗜泉壑邑中有蕭帝嶽景騰

因自號少嶽以寄其志又曰東南海中有三神
山其上有碧嶽故云年七十四終公孺人同邑
小田劉氏邑南行八十里曰湘鄉有九田之屬
川谷平行居多巨族而小田劉氏為著以故孺
人婉孌端慎宗族並仰其儀範子三人泮湧渭
渭明經以學官弟子負為國子生授崑山丞廡
敏有幹略稱能吏焉贊曰何公負義助官分財
昆弟奮氣立行不徼名聲而其子渭為丞崑山
吏民敬愛好揚其父之名卒使士大夫數千里

外無不知公所謂避名而名我隨豈不賢哉詩
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斯之謂矣

周公傳

公名夢山字思仁更字維岳姓周氏蘇州崑山
人也為人質厚內敏不肯矯飾異衆強記博覽
經緯百家之書為文浩汗橫發罕切切繩墨而
自能致美初父震為御史鯁直忤權貴出為浙
江按察僉事公時年最少同官子弟多長與偕
試語獨絕出不類咸共嗟嘆以為不及後以諸

生院試藉有聲名次應餽廩公意丈夫俯手
取一第此不足為也輒以讓貧者同縣吳公中
英高流也慷慨弘辨薰動一時於廣衆中必引
公以為重年近五十同學生才望遠出公下率
至貴仕而公尚濩落恥守敝冠履與青衿躑躅
黌校間有子三人曰之程之稼之穆之程之稼
已補諸生而公遂棄去放志區外賦詩自適時
過親舊飲酒必數斗露醉乃去准奮髯大笑而
不使酒然不善治產晚歲家貧屏居馬鞍山陽

俞伯康先生集卷之十二
三
日耽誦浮屠老子言以為西歸津梁益與世泊
如也公性尤篤友愛父沒仲弟不勝繁徭公代
為之撫幼弟妹如已子從姪後升少孤公為檢
誨備悉後舉進士官至金華太守終不自言其
德以此世皆稱為長者隆慶元年卒時年六十
有二

俞子曰余與公善餘四十年公恬惓不附世榮
曰嘿々手自讐校其書數百千卷以至沒齒良
亦勤矣而卒不得少著見於時諺曰力田不如

夫逢年此士之所以不遇於世豈盡人力也哉悲

南唐臨淄侯歛石虛中傳

石虛中者歛人也為人端厚堅密其先周時太公望與九人者佐武王定天下而石氏甚有功太公因為詞戒之曰石墨相著而墨邪心讒言無得汙白遂著之金匱之書以箴焉周末有與中山毛氏者贊孔子作春秋春秋成而毛氏去唯石氏孔子歿後猶留居廟中世由是咸推石氏而石氏族亦寡衍其在端歛者最有聲歛又為最值上無好文者浸遠跡當世唐開元中歛

屬縣有獵者逐兔至長城里遇石氏於巖穴間甚器異之歸以告令而世復知有石氏其後南唐據有江淮歙郡太守始以虛中薦虛中為文有符彩好著綠縠單衣然在山澤久於國家制度罕合乃使其客李少微與之齧磨焉虛中為矻然變色客曰吾聞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君殆若此者乎虛中既至京師上聞之喜曰重客至矣召見祕殿虛中伸眉詣前直披腹心隨所任使意津津有以自得

也尋拜即墨大夫而絳人陳玄中山毛穎會稽褚知白三人者皆已用事虛中與三人者未嘗去上左右而後主尤留意文學寵至特至號為四絕天下亦謂之四友無何三人者相繼物故子孫以父祖積勞復見召用虛中老臣與後進雜處每嬰拂逆蒙澁心頗啣之一日上書倩客為撰草其略曰臣本伏產巖窟甘守鈍樸其地當連山蜿蜒狀象龍尾因號稱龍尾石氏而道險鬱絕鮮與世通不圖卒遇林虞轉福州部

謬得躋金門上玉堂承清燕荷陛下之殊渥遽
令發藻濡翰以吐胷中之竒臣時誠離割裂不
敢以尸素自怠今臣已老敝又苦消渴疾膚剝
角摧形色悴沮恐旦暮填溝壑不知瓦礫混體
乎初臣與玄穎知白同忝供奉而臣實為劣今
三人者忽並淪謝而臣獨碌々自以為有磐石
之固老不知退塵毀之來嗟何及矣誠得還歸
本土長保骸骨臣不勝至願書上上笑曰虛中
生平無一言昔石言於晉石果能言邪愈益重
虛中詔遣中涓給尚方金壺漿可療疾者并賜
休沐封臨淄侯唐臣後去民間十餘年莫知所
在宋興多有言虛中者子孫咸至融顯矣贊曰
漢石奮父子皆以端厚不言躬行見重其主虛
中含玄養潤而臨事察々無脂韋之態豈其苗
裔耶司馬遷以石氏為篤行君子虛中近之矣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三

吳郡俞允文著

墓誌銘

亡友周子舜墓誌銘

子舜諱鳳來姓周氏吳郡崑山人也曾祖諱璩
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諱紹累贈資政
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父諱倫以進士授新安令
擢監察御史累遷至都御史南京刑部尚書進
階資政大夫贈太子少保謚康僖公有四子鳳

命何原先生集卷之十三
鳴大理丞鳳儀太學生鳳起太僕丞于舜公最
少子也公尤愛之嘉靖初公以都御史嘗巡禦
江南歸鄉里太守郊迎州縣吏相推排擁車騎
出入威采甚盛是時大理丞並有名跡父子顯
尊而都莫與為比而于舜穎敏不持童孩已如
成人雖生而有黼績梁肉之饒樂非其好也為
太學生即不喜握齟諸生間乃獨依林攜堂櫺
軒回環以文木為壁甚精日燕處其中以閑絕
人事罕嘗至其家好釋氏書因取釋氏所謂夢

幻泡影露電為六觀者名其堂自稱六觀居士
悉出其藏數千金購天下奇書圖画及古彝鼎
璜玦之屬合珍怪衆物居之以歛其精英又難
奇香令芬氣叢越芡勃篁竹間翳翳如輕雲出
山累日夜不歇游其堂紛雜盡屏眇然長懷有
幽人之想故同郡楊公循吉有當世重名時年
八十餘矣奇譎寡合獨嘆其高雅為綴記其事
人士往往翹企思與之游焉能為五言詩善楷
法多放依趙孟頫通古今名物辨證剖剖有卓

識諸稱洽淡者莫之能析也然醇謹自視常慙
慙飲酒至醉能為莊語人或犯之亦終不以屬
意尤惇行孝悌遇宗黨雖疏而有恩年三十有
三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以疾卒娶徐氏
先卒繼娶吳江趙氏皆無子側室強氏生子男
一曰汝蓀女一皆幼太僕以濟南監鹽官廉平
獲遷比歸遂卜以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葬
于舜于縣東南車塘錦里原先塋以徐氏祔焉
先期以其孤來請銘曰吾弟臨歿時嘗有託於

子也非子無以俾其有聞嗚呼夫子舜以貴游
名公子能自出於常習之外以恬佚為高而又
汲汲于躬行之實可謂士林之逸秀者矣卒以
夭折而使其賢盡于是誠為同志者之所痛悼
不獲辭乃甄述其休美為之銘曰夫既溷溷紛
不可徙兮幼志泯離若天所啓兮剡榮以為華
所貴在己兮深閑外拒抗跡自處兮懷瑜握蘭
蘊內美兮行之專專不逮是恥兮俾耆老者稱
賢疇不可喜兮賢不受年奇願未止兮吁其太

息菟又何以予身殞聲譽垂永邁于先執予

亡女壙塹誌銘

亡女者予之首女也年五歲而天生即嗜病遭
予之窮多故故自喜賢於生男撰為詩篇以戲
云女既病益慧語班班增出非平時所引視說
家人私以怪女不敢顯言然病數變日臻乃氣
滿水浮膚衍缺益以嘉靖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後其生二日死遂以其冬十有一月葬先廷尉
府右墓封外東北三十五步刺辭於玄塹辭曰
吁嗟令女含和嫵柔瓊枝翠華秘玩藏幽奄忽
而然飛遁焉求轉屍中野棄而不收關節不任
枯腊伊優令辟為坑蓬顛為丘有桀松柏液錮
膏流寧披重雲靡盡郭周千歲不食變化為芻
哀哉恻恻沉憂

明故鄉貢士梁府知孺人狄氏墓誌銘

孺人諱某姓狄氏考存耕翁諱黻妣虞氏兵部
侍郎諱祥之孫封兵部郎中諱震之女存耕翁
素饒資財而外家又貴孺人為翁最少女愛之

何處先生集卷之十一
擇壻必名族乃可乃得梁府君諱九萬其
先元時有諱元德者知崐山州事因藉藉為崐
山人逮今二百餘歲仕官不絕而泉州別駕朝
列公諱純實生府君高明行直方與人不
輕合為文藹質而豐於理甚有聲稱工部侍郎
李公克嗣治水吳中聘府君教授其子親往謁
其門傳瑞燕奕時人莫之比也然卒不遇時以
貢士詣選部客死臨淄道中孺人年十六歸府
君敏惠端嚴能盡婦道事尊嫜孝謹處娣姒間

委曲合禮府君媵婢七人而孺人遇之無嫉妬
之嫌悉平均有恩如母子用是中外推為女憲
孺人舉二子不育諸媵婢皆無子府君死以仲
兄高唐別駕諱鳴鶴次子介為後介為平陽訓
導死平陽生女子五人其三人嫁學弟子朱景
太學生張廷傳縣學弟子張道隆皆夭死其
一人嫁太學生嚴汝賢又早寡今為其妻者且
多病而貧不能以養其母孺人泣曰天乎吾命
之不良乃至是耶遂斥斷葷食日夜哀禮事佛

能出世之煩惱而願生西方夫人苟非哀窮戚
之極則無以興安思嗚呼哀哉嘉靖四十一年
五月十五日竟鬱鬱得疾死享年七十有六子
介娶周氏孫懋元以孺人既死之四年卜四十
四年二月十七日合祔于 之原府君之宅
而請銘於墓石其雖不能文竊惟孺人之賢宜
借顯融豐其胤嗣萃膺繁祉以光紹其宗而天
之報施咸缺焉是非追憫孺人之潛德若夫悲
哀窮戚之思與死之日日則何以傳後世而安

神心輒為之銘曰嗚呼孺人懿德是將誕生令
族配合孔良之胡不淋率逢其殃莫寄其悲願
生西方彼昭昭乎而第蒼蒼曾情厥靈不俾予
臧歡幾何其憂獨長咨后媪子孫來世之慶

張母鈕孺人墓誌銘

孺人通進張公諱寰之側室也姓鈕氏其先世
淮陰人嘗客遊吳遂為吳人父諱某母許氏初
通進公元配王宜人三十餘無子而祁州府君
惟生通進一人甚憂繼嗣遂擇娶孺人孺人歸

命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五
張氏年甫十五又四年遂生子恒慕為公之長
子時祁州府君以為張氏有後矣公妣徐太宜
人与王宜人皆厚愛之府君高才不羈未五十
到官輒自免歸公亦大度鮮可生產而孺人年
少惠敏實能贊理中饋稱賢其太人後公為刑
部時恒慕方齠穉而孺人獨留于家延師教子
嘗夜不寢守其子讀書比公歸恒慕已壯大能
屬文孺人盖有力焉且公去位後好遊名山歲
卒數月不歸歸輒賓客踵至其門公有子四人

恒慕與其弟三人更共養公人比之陸賈公年
且老齒危動肴饌非溫淳熟軟不能食孺人為
治具極其精腴以為公歡公每過必留止踰期
而更孺人平居布衣躬自紡績每當戶風寒竟
日不解恒慕為張屏風坐側乃反不喜曰惡用
此費為也其織畝即瓶罌救器不忍棄之處羣
婦間始終無嫌間雖僮奴操之皆有恩某年月
日卒年五十有九子一人即恒慕以其年月日
葬于某字圩之舊墓而乞銘于余余惟孺人為

婦為母皆有儀法其子又退讓而能文能藝其
母氏之潛德其於公家有累世之厚遂為之銘
曰 婉婉孺人泚慎齊止克合于張摩公胤嗣
奉公之終後公而死載祔于公惟千萬祀

沈孝叔權厝誌

孝妣諱象賢姓沈氏其先山東人也元末世擾
亂徙蘇州之太倉後復徙崑山今為崑山人曾
祖諱祥累官至四川右叅議祖諱時以進士為
泰和令父諱侑太學生母項氏孝妣生 歲而

喪母十三而喪父獨繼祖母夫人馬氏在孝妣
既幼不能家家日已貧稍長乃砥行讀書冀自
振拔師事其從兄世妣受左氏春秋頗能綜其
終始為文詞婉約有度試補為邑諸生邑令王
公廷盧公宁得其文咸加器異而孝妣亦自念
取科不難也然每試輒不應指意率率不樂歎
曰吾少無父母即無以自振拔寧復與里中子
逐逐耶遂與同輩浸遠性本嗜酒至是亦斥絕
不食閉門歲餘以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俞何原先生集卷之十三
竟憤懣病死年三十五妻王氏封禮部郎中時
賜之女三子守愚守謙守
之兄子也守謙為後其後兄同妣聘陸氏二十
九年九月十九日權厝湓瀆浦問字圩先塋從
兄文妣與其孤守愚以銘乞予嗚呼孝妣以醇
懿敦默之資而遇人甚謹雖羣聚嘲譁竟日而
孝妣獨含胡不聞發一語與孝妣遊者莫不愛
敬之及聞訃莫不痛悼之而獨以銘屬余余其
可辭也予嘗以為士不能有所發明功名于當

世則務存乎其言故身死而行事不得與之變
然非積累有成學與得所因附亦何能自致于
遠也每覽書傳所載其事若此類者多矣而未
必皆若吾孝妣之賢也今孝妣既困阨且天又
不幸而不得其人以傳則吾之知孝妣者自吾
而止矣嗚呼吾誠悲孝妣之無稱焉以自慙也
銘曰世適適壽頑齡子搏搏天既生衆益晉輜
紛榮子獨鬱意不盈羗邁愍含泚清罔攸憑殞
鴻名經日月迥西傾篤繁祉後後成

命存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故處士程汝義妻汪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汪氏休寧漢川人也父處士諱尚誼母查氏孺人為處士次女適同里程汝義生子男二長曰善定初娶商山吳氏淨之女繼娶大宅陳氏鈿之女次曰善夫未娶而夭孫男一曰起家娶五城黃氏漳之女孫女曰孺人端敏柔淑克閑四教而又詳於女紅夙標令問始自為婦而姑金安人已即世恨不及養乃并力中饋晨昏必求腍味以奉其舅氏備孝敬之道舅繼室

汪氏持家急諸婦頗嚴事之不敢近獨孺人愈昵事之甚謹異其悔悟後汪氏果自慚悔以孺人為賢孺人睦娣姒亦靡不盡其誠愛由是一室嘻嘻如居父母家時也舅嘗以舊廬湫隘欲旁拓之而僦役喧繁一時止與治辦孺人以介婦輒身先井臼給食而事卒以倚辦舅既家居令其子行賈取什一之息汝義行賈歸必悉致其息於家不以毫毛自私篋中蕭然如未嘗賈孺人益為織黼脫簪珥佐之終亦不私一錢人

咸謂汝義之行義多孺人助成之也亡何而汝
義客死嘉定孺人聞之每至痛絕以死自誓時
二子尚在髫鬢親舊相為勸沮孺人乃為損哀
抑志日夜盡瘁營克其家長養訓成其子家浸
殷郁踰於汝義時而又能周亟恆孤推賢中外
之黨于時二子更行實而善夫仍客死善定吳
氏婦又死孺人哀慟邑邑成噎幾十六年善定
編求巫醫不能療陳氏婦乃為禱神割股肉作
糜粥以進孺人食而甘之疾亦良愈已乃舍善
定曰汝生產積著俱在崑山豈可恚委它人其
往視之既而善定至崑山患危疾孺人疾亦亟
動竟不起是歲為萬曆四年丙子八月廿九日
也享年五十有九善定卜以萬曆己卯年二月
初四日葬孺人于古塘山之陽而以汪君禹父
狀來乞銘余惟善定生平痛父之早世今又以
疾淹異縣恨不獲親母氏之含斂無以致哀其
親謂非墓銘則貞淑之操無以昭著於後且謂
非余無以志具其事余既嘉孺人之賢而善定

俞何崇先生集卷之十一
孝之薦又如此其昌能辭輒為之銘其墓石銘
曰於惟孺人天茂淑姿爰丁鞠函矢志不移
為婦而貞為母而慈中外肅穆允式其儀宜享
萬年奄然以歸哀哀孝嗣罔致其悲後後之知
刻此銘辭

吳孺人權厝誌

孺人諱金玉姓吳氏休寧商山人父諱淨妣程
氏孺人自多性姿端敏初舅氏程公汝義為其
子于行擇配委禽焉既而汝義客游嘉定值島
賊劫掠困圍中得疾死遂旅孺人時尚髫鬢聞
之輒中夜飲泣悲傷竟患鼻窒不能有瘳比歸
程氏亡何而姑又痛其少子夭折病膈噎加甚
孺人日侍側扶携進湯藥為寬言慰解嘗念言
觀音大士能拯拔諸苦時為虔禮求代而膝至
皆繭起無情容積數年而姑疾良愈人咸以為
孺人孝誠所感以至至中饋睦外姻致勤盡敬
並有儀法然生男多不育唯生一子遂為于行
買妾而身竟以隨產死是歲隆慶三年八月廿

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一子男一起家娶五城黃氏漳之女女三許璫源吳昇潮五城黃惟兆其一尚多子行以孺人卒之後三年春日權厝于鳳林之原將更卜良壤以葬持其狀乞志夫女子事尊嫜而能隆孝敬之實待妾媵而不蓄嫌疑之私雖古女史所誠無以有加而孺人之賢於是為至乃不克永其年悲夫聊為志其大者于石辭曰行之淵子而命不淵天之常厥德子不常者為酷獨罹此酷而長冥子何九

陽之不燭昭昭者唯銘辭兮子以志夫陵谷

巨兄階甫埋石志

君諱允升字階甫踈達有才臨事能隨口辨折年四十為諸生家貧不得意益負氣不肯屈人乃求事可以見功業取名聲於時者以為吳非有南金象齒寶玉丹砂之饒而獨藉於田農田農之務莫急於水利然水利不修歲遭旱潦百姓荐饑常賦不登

朝廷時有霄旻之憂故因刺直單諤諸子水利

書條其可施於今者上御史呂公洵呂公大悅
檄州縣齎糧令得浮遊五湖間相水利害之所
由仍令與海虞鄧公等撰水利圖考頗以工費
浩煩宰相又厭言災荒卒不果行後數年海墘
盜起乃復言謹斥堠及練兵錢穀之法數十事
太守王公道行與語合延為上客因留館郡東
南佛寺中時步入府議事稍不合輒為危言撼
之諸生時有在坐上者皆為屏息而王公益加
禮厚居數月嘗苦瘡滿病甚王公為訪疾寺中

復遺以金款款不能去比歸數日竟不起是歲
嘉靖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王公行縣親拜其喪為文祭之言士徒以無用
之文希取世資至於臨事則錯愕不知所出曷
若吾子通明權略研窮當世之務論事成敗得
失即衍稷下諸生何以加焉而竟淝淝困於繩
墨以死豈非命耶痛哉生平所著復有時政十
議蕪湖志鯨磯山志若干卷並傳於世初孺人
顧氏福建漳州照磨鼎之女子男一人太猷武

俞氏之族不著顯府君又蚤世而君與弟允文
允濟皆少誓以翼相覆掩庶幾終自振拔未白
首而復相失誠有罔極之痛不能文故特叙其
行事與死之月日而志諸石

三弟季通墓誌

季通余弟也名允濟一字楫甫先廷尉府君早

世余兄弟三人季通最少鮮師友之訓性穎敏
獨好書籍架上嘗疊數千卷尤喜莊周韓非司
馬遷淮南八公之書纂其玄言而誦習之以為
文然率與時齟齬年至五十每歎無所見於世
思欲托事以立名節在諸生中有屈者輒徃直
之語人曰即死後世亦知吾能以義自累其生
者也為人負幹局能兼他人之事所有先人
敝廬傾阬不蔽風雨遂劬力經營二十年一旦
翕起新之以易常觀榱棟連列軒櫺通明可晏

坐焚香而游娛其中余因名之曰清晏之室而
季通於此終不敢少自休暇以為生則營之死
則休之天之道也知者咸謂其才見用宜大有
益於世而竟不得用故居常多邑々恨其時之
不逢也隆慶二年七月二十日病下痢純血死
享年五十有二妻周氏大理寺寺丞鳳鳴之女
南京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康僖倫之孫自幼奇
警明慧知書大略雖族貴隆赫而為婦恭慎侍
先妣黃夫人疾甚謹娣妯同居能先意通緩急

無驕盈之習絕嫌間之言毋顧宜人寡居事多
諮決其女計事成敗識大體類非女子所能嘉
靖四十年六月三十日先七年卒享年四十有
二子男一伯良娶陳氏行都司經歷陳簡之女
女五壻朱世節縣學生縣學生秉僖之子王純
府學生温州府推官一誠之子王協貞南京刑
部主事執禮之子支如雷縣學生三錫之子顧
震嘉太學生咸康之子伯良卜以隆慶三年十
月十五日奉季通之喪葬於夾潮塘有字圩之

俞伯康先生集卷之十一
先塋以周氏祔焉嗚呼俞氏門緒不昌久矣季
通忽先予而死其婦賢亦既夭折死伯良孤苦
孱弱甫有室而諸女皆髻髻纒斬適人余又哀
夕淪漂骨肉遼索生民之艱殆極於此既葬之
三月丘墓草生時日滋遠伯良將懼名字湮滅
悽愴興懷請余叙其行事刻石而埋諸冢側以
示永久是為誌

